

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八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光緒六年庚辰秋鐫

防海紀略

上洋文藝齋新刊

功名之際難矣哉以伏波之勛而薏苡蒙謗以廉頗之健而遺矢遭讒 外舅文忠公非遭遇

聖明其不因粵事而顛陪者幾希矣是編追敘緣起語有經緯傷時感事均於言外得之史筆也至敘文忠公處尤見苦心事機得失瞭如指掌昔人謂作史必兼才學識三長作者殆駸駸追隨班馬矣前鑒不遠後之覽者能無愴然

幼丹甫貢跋於台防軍次

門戶窺全粵何人作濫觴鑄來成大錯交涉到重洋  
陰險眞蜂螫奇貪類犬羊不須長太息但整舊金湯  
留得前車鑒綢繆慮太深諸公會費手時事自攬心  
收拾從何始遷延已至今後來有英俊會向此編尋

退省山人題句

血鯨長劍嘯煩冤妖蜃樓臺氣尙昏大局莫沿前事  
誤苦心要爲重臣原魏徵自古推人鑑杜牧平生託  
罪言昨向扶桑觀日出墨波橫灑海波渾

侯官幼蓮氏拜稿

防海紀略一書舊編名曰英夷入寇記龍門微辭間多失實居士詳加考証徵實去誣改爲是編付諸剞劂蓋深慨當時任事諸臣闇於事機一誤於懼怯再誤於輕率遂致敵人深入內地盤踞侵軼釀成數十年隱患而又慮後世之人不明其顛末執一端以橫相詆譏將欲懲夫覆轍而適以蹈夫危機也近世士大夫忠義激發談及和議一事其弱者扼腕太息其強者攘臂奮呼意氣誠足尙矣究之以主和爲非而不求所以不和之策以主戰爲是而不求所以能戰

之謨一旦事權攸屬則亦瞠目束手毫無把握吾恐秦繆醜固當首誅韓侂胄亦難從末滅也試取是書而讀之覺若何召釁若何失機若何設國若何墮計如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可了誠是非之實錄成敗之殷鑒也方今海禁大開四極四荒來賓來高寔古今一大捩局物眾地大樂牙其間倭翦我藩服俄攘我西陲居士應

詔陳言規畫宏遠有已蒙採擇而見諸施行者他日出其緒餘以奏擴清綏靖之烈具設施方未有艾闕

是編亦足以窺其一斑爰走筆而爲之序  
光緒五年己卯孟春衡陽淡谿氏謹識

--	--	--	--	--	--	--	--	--	--



我

國家

聖聖相承文治武功遠邁前代二百餘年繼繼繩繩寰宇鏡  
清薄海普天來賓來享自鴉片煙流毒中土海禁重  
申而一二枋事之臣撫馭失宜以致

憂勤宵旰道光中葉沿海騷然非外侮之不能禦也亦非我  
軍之不善戰也良由彼此強弱情形一時不曾深悉  
故內備未修兵饟交困幸賴我

宣宗成皇帝秉柔遠之規深黷武之戒

臣等竊思  
宸謀獨斷和議乃成三數年間遂成通商內地之局斯亦氣  
數所關有莫之爲而爲者今則中外一家四裔賓服  
我

兩宮皇太后決策重簾

嗣天子智勇天錫二三蓋臣內秉

廟謨外操成算沿江沿海各設重防固不必厯杞人之憂  
而爲堂雀之慮惟犬羊之性馴習維難狗其欲則貪  
得無贖持之急則激而生變惟以誠相感以信相孚  
庶相與羈縻勿絕鄙人身居局外事鑒前車緣就英

夷入寇記補闕刪評以歸實錄名曰防海紀略以津  
事附之雖言之無文要亦當世是非得失之林也後  
之覽者瞭然於當日成敗之故與夫難易之情盡人  
事以挽天心以輔我

皇上億萬年有道之治聞英之威妥瑪私語文博川相國  
曰竊窺天象我英國將來不能久駐中華毋滋他族  
實逼處此他日欲使土番西竄回犵北遼則前事者  
後事之師是編亦未嘗無一得之助非敢忘己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也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

同治十年辛未二月清泉苟唐居士自序於順天北塘軍次



防海紀略目錄

防海紀略卷上

林文忠奏疏

王廉訪書

防海紀略卷下

津事述略

倭文端奏疏

摘鈔丁中丞密摺

跋

--	--	--	--	--	--	--	--	--	--

防海紀略卷上

苟唐居士編

西南洋有五印度者部落亞細亞洲西漢之所謂身  
毒東漢之所謂天竺也古音天鐵因切與身本一名同韻此爲譯音之對音

印度海總名西南其南印度有孟邁者爲入東南洋  
之咽喉而東中兩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溫都斯  
坦以興都哥士山爲界興都即印度之對音也踰山則西北兩

印度地今同部之國在焉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

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刺遂以次侵并東中南三印

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煙土名曰波畢英之  
歲餉每年約一千數百萬其初入關口一箱納稅銀  
三兩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年遂流  
行於各省粵督始聞於 朝嘉慶初奉

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悉暗中偷  
售而其價益增後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浦  
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船驗貨其行商容隱查  
出者加等治罪鴉片薰船遂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



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密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土規則有關汛爲之奧援包攬運載則有蟹艇資其護送洋商易貨無多輒載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 朝廷憂之而一時九卿台諫之

列謂其有傷政體於是內閣學士朱嶠奏請申禁鴉

片例禁其奏未見給事中許球奏謂弛鴉片之禁既不

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

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之地況明知爲毒人之

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 天朝無此政

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窰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其限使寄泊薑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 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夷人念係外洋不忍加誅如鴉

片蠶船不至再入中國卽行寬釋仍准照常互市倘  
仍前轍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  
直氣壯該夷不敢輕視亦無所施其伎倆鴻臚寺卿  
黃爵滋奏謂近年各省鹽務漕務之疲累官吏之虧  
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錢價賤向時紋銀每兩  
兌錢千零今則每兩兌至千有六百而銀少價昂之  
由由於粵東洋船鴉片煙盛行致紋銀透漏出洋日  
甚一日此煙製自英吉利夷嚴禁其國人勿食有犯  
者以礮擊沈海中而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軟弱旣

以此取葛留巴又欲以此誘安南被安南嚴令誅絕  
始不能入境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蠱  
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  
於洪水猛獸積重難反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聳發  
曠請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

詔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奏  
最剴切言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十餘年後豈惟  
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上謂深慮遠識之言

詔林則徐來京而受方略

以兵部尙書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馳赴粵東查

辦海口節制水師初鴉片煙在康熙十年以前以藥材上稅乾隆三十年前每年不過二百箱嘉慶元年因嗜好日眾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鬻者至三四千箱始則囤積澳門繼則移於黃浦道光初嚴旨查禁復移於零丁洋之躉船零丁洋者在老萬山內水路四達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船至皆以鴉片寄躉船而後以價入口又浙閩江蘇商船卽從外洋販運其粵商則皆在口內議價而從

口外運入始躉船尙不過五艘其煙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籌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暫事羈縻徐圖驅逐於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煙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於是藩籬潰決及道光十二年總督盧坤始裁巡船奈水師積習不可挽道光十七年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夷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以水師船代運進口於是

韓肇慶以獲煙功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兵丁人  
人充橐而鴉片遂歲至四五萬箱矣大理寺卿許乃  
濟曾任廣東雷瓊兵備道受大吏指奏請將鴉片煙  
照藥材收稅不報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馳  
驛抵粵傳洋商伍怡和索歷年販運煙土夷商查頓  
及頓地二人查頓聞風先竄惟頓地隨英吉利公司  
領事義律由澳門至省城夷館林則徐派兵役監守  
之並於省河之獵得礮臺筏斷來往諭令將零丁洋  
所泊二十五艘之煙土勒限呈繳免其治罪否卽斷

薪水而停貿易又采粵人輿論奏革水師總兵韓肇慶之職公司領事者英國派夷官管貿易者也他國皆夷商各自貿易惟英吉利通國富商合資出洋計本而分利故派領事官一員總管凡與中國官吏抗衡桀驁皆領事所爲初議三十年爲一局繼議六十年爲一局道光十三年公司局散粵中已無領事而總督盧坤聽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國令仍派領事來粵司貿易初至者曰勞律以不法驅逐再至者卽義律在粵三載夷商聽其號令至是遂被圍在省館



不能回澳始於二月十二日具印稟遵繳並寄信各  
夷船令將駛往東洋之煙盡駛回粵共繳鴉片煙土  
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計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  
於是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親駐虎門舟次  
驗收至四月初六日收畢每箱酌賞茶葉五觔其煙  
土請解京師旋奉 上諭卽在海口銷燬毋庸解  
京俾沿海民夷共見其聞咸知震悚林則徐會同督  
撫於虎門監視銷燬就海灘高處周圍樹柵開池漫  
灑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爨自燃夕啟涵洞隨潮出

海其鴉片煙其四種最上曰公班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班土每箱一百數十枚更貴於公班每箱百有二十觔共計鴉片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觔皆產於東印度之孟阿臘南印度之孟邁之曼達刺薩且檢出印度夷埠發票有每月發至萬有二千餘箱者雖間售南洋各國而中國居其大半計載來中土者每歲不下五六萬箱其煙在印度本地每箱價銀二百五十元至廣東則價五六百元爲利一倍其燒燬本銀五六百萬

元並利銀千餘萬元時有各國夷商聞風來觀作文  
記事頌中國之政林則徐下令盡逐外洋之躉船與  
澳門之奸夷不許逗遛內地其續到商船有鴉片者  
倘自揣不敢報驗卽日回國亦免窮追若仍沿舊以  
煙御寄躉船則入口時丈量船旁水蹟尺寸情僞立  
見必照夾帶鴉片之新例人卽正法船貨入官所有  
進口之船均應照此具結並行文與英吉利國王詞  
嚴義正時西洋彌利堅諸國皆遵具結於是義律由  
省下澳遞稟言違禁犯煙之弊亟須設法早除如准

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林則徐批示獎勵而義律復稟請本國貨船泊近澳門林則徐以澳門向例惟准設西洋額船二十有五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黃浦則海關虛設而私煙夾帶更無從稽察嚴駁不許義律倡言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言必俟奉國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半年原可少需無迫也而五月內復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之事論義律交出夷犯抵罪

義律雖未交出而懸賞格銀千圓購告毆犯之人亦非故意抗違也七月林則徐與鄧廷楨遵例禁絕薪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夷原爲經理貿易今既不進口貿易卽不應逗遛澳門義律率其眷屬及澳內英夷五十七家同遷出澳寄居尖沙嘴貨船於是義律始怨暗招夷埠兵船二艘來粵又擇高大貨船三艘配以礮械赴九龍山假索食爲名突開礮攻我水師船我參將賴恩爵揮兵發礮擊翻雙桅夷船一杉板船二而奸夷所僱呂宋躉船逗遛潭仔售煙者亦

於八月初爲我水師攻燬人船并獲義律遂托澳門西夷代爲轉圜願盡遣躉船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私者船貨充公此粵事第一轉機而林則徐必令夷書人卽正法之語且責繳凶犯旋有其國兩船遵式具結驗無夾帶鴉片於九月晦入口而義律遣二兵船阻之且投稟請毋攻燬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凶犯未繳擲還其稟時我師船五艘在洋彈壓夷見前稟不收見我師船紅旗卽發礮來攻關天培令開礮應之擊斷夷船頭

鼻夷兵多落海死又擊溺柁樓夷兵夷船旗落帆斜  
遁回尖沙嘴迤北有官涌山爲我軍營壘頗得地勢  
轟斃夷兵無數時十月初旬我軍連勝夷船恐我順  
潮火攻又水泉皆下毒無可汲飲遂滅燈宵遁外洋  
前此九龍山之戰奏奉 批諭有不患卿等孟浪

但患過於畏葸之語十一月初八日 詔曰英國

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若仍准通商殊屬不  
成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  
極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

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卽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  
並於原奏中夷船遵法者保護之桀驁者懲拒之之  
語批諭云同是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  
此因禁煙而並斷英夷貿易之本末也 上又以

大理寺卿曾望顏之奏欲封關禁海林則徐力陳不  
可自封港以後英夷貨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不  
得入口人人懟怨於是義律於十一月復遣人乞恩  
任粵辦事多年寔欲承平今諸事擾亂心多憂慮自  
後請遵大清律辦理而仍無違於國王之法乞仍許



英夷回居澳門俟王諭至彼時再開貿易此粵事再轉機林則徐以新奉諭旨不便驟更復嚴斥堅與之絕其國貨船先後起旋揚帆駛出老萬山者約十餘艘並續至之艘多觀望留連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值與鴉片之交易趨者如鶩時林則徐已奉命兩廣總督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籌師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以毒攻毒遂招募漁艇蛋戶授以火船領以弁兵於二十年正月杪先赴各洋島嶼潛伏約候月晦之夜

乘退潮往乘漲潮還遊擊馬辰等四路分進出其不意突攻之於長沙灣燒燬運煙濟夷匪船其二十有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餘名其焚溺死者無數夷船帶火倉皇開避我兵勇乘潮急還無一傷者是時吸煙罪絞販煙罪斬之律已頒行一年六月之限已半各省查辦日嚴紛紛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國中聞廣東罷市之信各埠茶葉皆囤積不肯出售市價踴貴我國粵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倫敦國都銀肆無銀轉輸至借鄰埠之鉅

萬以供支發義律回國請兵女王令國人會議其文武官多主戰其貿易商船皆不欲戰連日議不決最後拈鬪於羅占王神廟三得戰鬪始決計國王命其外戚伯麥爲統帥率兵船十餘號加以印度駐防兵艦二三十艘甫出兵而印度之兵目馬哈他死改以布爾利代之三十年四月林則徐奏聞尙奉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爲之 諭五月初九夜林則徐又遣火船於磨刀外洋以火船燒燬杉板夷船二斃白夷四又有一夷船桅帆著火棄旋駕逃先後

延燒匪艇十有一擒獲漢奸十有三五月英夷大小  
兵船十二並火輪船三先後至粵泊金星門其餘盡  
泊老萬山外林則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緝以鐵  
索乘風潮攻之洋面寥闊夷船皆駛避僅焚其杉板  
小船二而英夷自是不敢駛近海口林則徐自去歲  
至粵日日使人伺探夷事翻譯夷書又購其新聞紙  
具知夷人極藐水師而畏沿海梟徒及漁船蛋戶於  
是募丁壯五千每人給月費銀六圓贍家銀六圓其  
費則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於虎門之橫檔

嶼設鐵鍊木筏橫亘中流購西洋各國夷礮二百餘  
位增排兩岸并購舊洋艘爲式令水師演習攻首尾  
躍中艙之法又僱同安米艇紅單船拖風船共六十  
備戰艦又備火船二十小舟百餘令必俟晦潮乘上  
風爲萬全必勝計林則徐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號  
令嚴明至是又下令每犯一白夷者賞銀百圓黑夷  
半之斬首逆義律者銀二萬圓其下領兵夷日以次  
遞降獲兵艘者除礮械繳官外餘盡充賞於是夷船  
之漢奸皆爲英夷所疑忌不敢留盡行遣去其近珠

江之內河在澳門西虎門東者盡以重兵嚴守其餘海口多礁淺非洋船所能入夷船至粵旬月無隙可乘遂乘風竄赴各省是月夷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其半攻福建廈門時水師提督陳階平先期告病總督鄧廷楨督金沙兵備道劉耀春連開百餘礮一礮擊中其大兵船火藥艙沈之又募水勇數百僞裝商船出洋攻諸南澳港是夜無風夷船不能駛避且柁尾無礮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銃彈不能中遂壞柁尾擲火罐噴筒殲其夷兵數十會風起夷船竄避六

月全赴浙江攻定海陷之總兵張朝發中礮死知縣  
姚懷祥典史全福投河死其分出之船遊弋閩粵時  
時窺伺七月夷船攻澳門後之關閘我守兵礮沈其  
數小舟傷其夷目夷兵數十八月林則徐偵夷師士  
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將陳連陞遊擊馬  
辰等率五大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時四艘阻風  
在後馬辰一艘先遇夷帥之船卽乘上風攻之礮破  
其頭鼻船遂欹側夷兵多溺圍攻良久夷船鉛彈已  
盡僅放空礮他處夷船以小舟十餘來圍馬辰船小

舟礮低止中我船外之木排內有鹽糖包無損我船  
齊開子礮斷賊繩纜不能駛進夷帥乘我兵與他舟  
相持卽乘間竄遁撈獲夷屍十餘軍器數十件旗一  
初七日奏遂奉殺人滅口之 嚴旨蓋定海失守

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廷彪束手無策

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  
戰又夷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衝突已有蜚  
語上聞言上年廣東繳煙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致  
激變者又有言鄧廷楨廈門軍報不實者七月命兩



江總督伊里布爲大臣赴浙江甯波視師且勅沿海督撫遇夷投書卽收受馳奏又命侍郎黃爵滋祁寯藻赴福建查勘適七月夷酋伯麥及義律以五艘赴天津投書書乃其國巴釐滿衙門寄大清國宰相之詞詞極桀驁多所邀索計六條一索煙價初次夷書中未敢顯言尙以貨價爲名及見內地復書不及禁煙之事遂明索煙價二索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等口爲市埠三欲敵禮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之船貽累岸商六欲盡裁洋商浮費

直隸總督琦善收書 奏聞且於復書卽言上年廣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蓋授意夷酋欲其誣林以許價騙煙之詞且以卸天津武備廢弛之責而夷酋義律終以印文申繳在前不能鑿空改誣也八月夷船自天津起碇其兵船半踞定海半赴廣東 詔授琦善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革林則徐鄧廷楨之職赴粵聽勘并飭沿海各省不得開炮九月義律回至定海入見伊里布於鎮海城索俘夷安突德及七月

間餘姚所獲黑白夷數十人不果而去伊里布於是  
遣其奴張喜赴夷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  
酋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  
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煙可斷貿易不可貿  
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爲  
仇總督而來耶是時直隸山東爭以夷情恭順入告  
山東巡撫托渾布遣人餽夷船歸至有各夷向岸羅  
拜之奏而廣東裁撤水師之船已半途爲夷船劫虜  
矣署總督怡良奏聞而十月琦善至廣東查上年義

律先後繳煙印文欲吹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首詰劫船之役何人先開礮欲斬副將以謝夷而兵心解體矣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爲漢奸英夷撫而用之翻爲戎首矣撤橫檔水中暗椿屢會義律於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探水誌察徑路而情形虛實盡泄矣聽鹽運使王篤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奸鮑鵬往來傳信其人故奸夷顛地之僕役義律所奴視益輕視中國無人矣義律與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來敵卽不佳和於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調凡有

報緝漢奸緝鴉片者輒被呵斥有探報夷情者則拒  
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者  
所事一切力反前任之所爲謂可得夷懽心而逆夷  
則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販煙之蜈蚣船蠓船數  
百此外火箭噴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數計水師提  
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察其情均請增兵琦善恐妨  
和議固拒不許許償夷煙價銀七萬圓而夷必欲索  
埠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鄧廷楨廷楨  
言廈門全閩門戶不可許香港與尖沙嘴及裙帶路

二嶼鼎峙爲粵海適中之地形勢環抱藏風少浪若  
令英夷築臺設礮久必窺伺廣東琦善旣據以奏聞  
至是不能自背前奏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二月十  
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乃虎門外第一重門戶也  
副將陳連陞守之連陞久歷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  
六百夷船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背攻其後  
陳連陞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  
發賊後隊復擁而上眾伍倍於我我兵前後殲賊三  
百餘而火藥已竭賊火輪杉板船又繞赴三門口焚

我戰船十艘水師或潰或死其橫檔靖遠威遠各礮臺僅能自保且俱隔於夷船不能相救陳連陞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大角兩礮臺時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遊擊馬辰尙分守鎮威靖各礮臺兵各僅數百相向而哭李廷鈺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闔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僅允二百繼增至五百黑夜以小舟偷度分布各處琦善憤憤且奏言賊殲我兵無數而我兵傷賊僅數十以張敵而脅款惟連夜作書令鮑鵬持送義律再申和議於煙價外復以香港許之

並歸浙江俘夷以易定海城琦善與立契約遂於正月出虎門會議義律宴於師子洋既而正月杪

批摺回不允事復中變當琦善之 陸辭也奉

面諭以英夷但求通商則已如邀挾無厭可一面羈縻一面奏請調兵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逆夷攻陷礮臺大肆猖獗 上震怒於是有煙價一毫不

許土地一寸不給之旨并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剿命林則徐鄧廷楨隨同辦理夷務然琦善不與林則徐商議一事且英夷和議已絕尙不許關天培



增兵爲備而逆夷則號召日多器械火藥日備兇燄  
百倍於前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下詔暴逆夷罪  
惡特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  
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聲罪致討命刑部尙書祁墳  
赴江西總理兵餉楊芳於去冬入覲出都行至安徽  
奉命先往以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而英夷已  
於二月五日乘風潮先以兵船截攻橫檔礮臺再破  
虎門礮臺提督關天培死之虎門各隘所列大礮三  
百餘門至是皆爲夷有湖南兵千餘新到琦善倉卒

卽遣禦於烏涌甫交綏粵兵先走湖南兵且戰且退  
後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廣東省河廣  
闊惟東路二十里之獵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  
黃濬河面稍狹可以扼守楊芳相度形勢使總兵段  
永福率千兵扼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爲陸路三面  
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賊水路也又使總  
兵長春以千兵扼大黃濬後五里之鳳凰岡惟築濠  
壘橫木筏沈石船下木椿夷船可闖而過也其獵得  
及二沙尾雖沈船塞石而無兵礮守禦夷船至可拔

而除之也賊初警楊芳宿將威名又未悉內河虛實  
使白夷持書至鳳凰岡議款從以漢奸沿途探水總  
兵長春收書送城中待報卽掩帳而臥任漢奸導白  
夷偏厯營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於是分路探入破  
鳳凰岡營進攻東西礮臺海珠礮臺盡扼獵得大黃  
濬兩咽喉是時琦善已革去大學士拔去孔雀翎而  
怡良復以英夷香港僞示奏呈語絕狂悖於是上益  
震怒籍琦善家產鎖逮來京逆夷見朝廷赫怒局勢  
大變諒林則徐勢必起用恐我軍一振和議永絕且

夷船兵費浩大急欲通商以濟餉各國商船罷市久矣亦皆咎之乃於二十六日託彌利堅國夷目與洋商伍怡和調停遞書言如欲承平不討別情但求照舊通商蓋并琦善所許之煙價香港皆不敢求矣楊芳諭令退出虎門義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卽退是月楊芳怡良奏聞門戶已失賊入堂奧兵潰民散礮俱乏用除暫款外無退敵緩兵之策而煙價埠地不索亦足申 朝廷折衝樽俎之威是粵事第二轉機而楊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時聞粵中和議將定

先爲給澳堆貨之奏以遙附琦善固已不取信於上及是再奏又不陳明琦善開門揖盜自潰藩籬非權宜不能退賊收險之故與將來守備已固如再鳴張立可剿辦之策上以其毫無方略未戰先撫非命將出師本意不許是時定海之夷船亦至廣東共五十餘艘半泊外洋海半入虎門舳艫相接徧樹出賣鴉片之幟將軍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礮攻具未集暫駐韶州以俟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墳並抵廣州奕山問計於楊芳林則徐二人皆

言寇勢已深而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夷船退出獵得大黃澹之外連夜下椿沈船岸上迅壘沙城守以重兵大礮爲省城外障俾逆夷不能制我之命而後調集船礮兵勇以守爲戰俟風潮皆順葦筏齊備再議乘勢火攻庶出萬全是月林則徐復奉馳赴浙江軍營之命蓋去冬浙閩總督顏伯燾與浙撫劉韻珂署江督裕謙皆先後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守粵功罪至是裕謙奉命赴浙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故上命林則徐以四品京堂馳

往會辦以防粵賊敗竄赴浙而是時粵賊方據省河  
咽喉我兵實無可操勝算且攻具未備其所募福建  
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東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楊  
芳不欲浪戰奕山初至亦然之旣而惑於翼長李湘  
芬西拉本段永福張青雲等之言不戰則軍餉無由  
開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欲僥倖一試遂不謀於楊芳  
并不探風色順逆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夷船一  
屯西礮臺外出中路一由泥城出右路一屯東礮臺  
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奕山始詣楊芳卜休咎楊芳

大怒拔劍忿詬而兵已不可挽回時水勇木筏未集先用四川餘丁充水勇者四百廣州水勇三百乘小舟攜火箭火彈噴筒分路夜伏聞礮齊起以長鈎鈎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風礮破其二桅大船一火輪船一溺夷數百義律自夷館登舟竄免夷館貨物爲四川兵擄掠一空並誤傷彌利堅夷數人甫黎明而夷兵大集反乘順風攻我我兵退走廣州城粵城三面臨河街市鱗櫛繁麗甲南海至是火光燭天以及泥城港內所備攻夷之木筏材料數百油薪船三十餘



艘皆爲夷火輪舟及漢奸所燼其筏材皆運自廣西費數十萬計第三日義律投書約詰朝大戰至期夷船環攻城東西南三面佛山運至新鑄八千觔大礮本夷所畏懼而安置不得地勢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前後受敵礮架不能運轉取准兵丁點放不熟又用文吏西拉本李湘芬爲翼長將各省之兵互相分配各離營伍兵將皆不相習潰走則互相推諉所發鹽茶口糧厚薄不均祁墳又吝費令十五兵共一帳房擁擠無紀律各擇利便擄取貨物奕山又盡派

重兵於東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後路無守備於是天  
字礮臺及泥城四方礮臺一日皆失守守天字礮臺  
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副將岱昌與參將劉大忠守四  
方礮臺者總兵長春天字礮臺上八千觔大礮未及  
一放卽爲夷兵鎗以鐵釘四方礮臺者在城北後山  
之頂俯視全城 國初王師攻圍廣州半載不能  
破及奪後山置礮俯擊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  
害也距水次十里層崖峭徑一夫守險可拒千賊及  
夷自破泥城後繞東而北沿途官兵無一阻截至山

下僅百餘夷而守臺之兵望風爭竄隕崖墜死無數  
夷兵唾手而得險要連夜於臺下築土城運礮藥於  
是閭城軍民如坐狝中而聽奔上之下石矣將軍參  
贊不斬一逃兵逃將反開城納之連日城外之火箭  
礮彈與四方臺上之礮聲如雷如霆晝夜不息幸大  
雨盆注其箭彈非墮池塘卽墜空地無一延燎內城  
儲火藥二萬萬觔漢奸以火箭火彈射之亦爲雨所  
滅楊芳坐城樓督戰每遇礮火最密處輒往以身當  
之礮不能中惟內城尙厚而外城低薄女牆卑於薨

存人無固志第七日夷兵遂并力專攻城東南隅若知將軍參贊皆居東南者箭彈入貢院櫺闥皆破諸帥避入巡撫署面無人色議使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和款義律立索軍餉銀六百萬圓煙價在外香港再議限五日內交銀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省城夷船始退出虎門將軍等一切允之城上改立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萬圓餘於藩庫運庫海關庫發給會奏請罪惟續至之參贊大臣齊慎隔在佛山鎮未列銜而煙價及香港亦皆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

礮臺夷兵盡回船義律卽促將軍參贊離城十六日  
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離省河數十里先撤回湖南  
兵惟楊芳仍留廣州彈壓隆文於講和時卽憤恚成  
疾及抵金山不數日卽卒臨危時猶呼無面目對

朝廷不絕口前日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  
多漢奸粵兵多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多不用粵  
勇日令官兵擒捕漢奸不問是非而殺之有湖南兵  
誤奸瘋婦妄聞小兒血可愈殺而飲之者粵民久不  
平而逆夷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還或間攻土

匪禁劫掠以要結民心故雖有擒斬逆夷之賞格無一應命當夷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會南海義勇爲湖南官兵誣殺義勇大譁數百人擁入貢院搜兵報復兵皆鼠竄將軍參贊摘段永福頂翎慰解之始散而夷兵亦日肆淫掠與粵民結怨及講和次日夷兵千餘自四方礮臺回至泥城於是三元里民憤起倡義報復號召各處壯勇雲集鎗械四面設伏截其歸路夷兵終日突圍不出死者二百殮其渠帥曰伯麥曰霞畢首大如斗奪獲其調兵令符黃金寶星及

雙羽手礮而三山村亦擊殺夷兵百餘奪得二礮及  
渾鎗洋刀九百餘件義律馳赴三元里救應復被重  
圍鄉民愈聚愈眾至數萬義律告急於知府余保純  
是時講和之銀尙祇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  
日亦至倘令乘機應援夾攻圍殲夷兵生獲夷酋挾  
以爲質令其退出虎門而後徐與講款可一切惟我  
所欲而諸帥不計及此也反遣余保純馳往解勸竟  
日始翼義律出圍回船十七日夷船漸次退出其大  
船有攔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截而火之奪回講款

之銀義律懼復移文總督於是祁墳出示曉諭眾始解散而新安縣武舉人庾體羣亦於初四日夜半以火舟三隊自穿鼻洋乘潮至虎門攻賊後路夷船驚覺甫開一礮我火舟已偪其後鎗火藥轟發雙桅飛起空中全船俱燬餘船皆棄旋竄遁又佛山義勇亦從陸路截攻夷於龜岡礮臺先從上風縱毒煙以眯夷目殲賊數十又擊破應援之杉板夷船當事先後奏聞 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何反不如區區義勇其一切交部議處義律亦慙且憤強出僞示言



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毋再犯粵民憤甚復回檄討之曰爾自謂船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眾各出草筏沈沙石整槍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卽非大清國之子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集義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義律得檄偵知內河已有備竟不敢報復然自是知粵市之不可復

開翻然思變計矣不逾月遂復有廈門之事

論曰春秋之義治內詳治外略夷煙流毒歷載養癰  
林公處橫流潰決之餘奮然欲除中國之積患而卒  
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爭咎於勒夷繳煙其深悉  
夷情者則知其不由繳煙而由於閉市其閉市之故  
一由不肯具結二由不繳夷犯然船貨入官之結懸  
賞購犯之示請待國王諭至之稟亦足以明其無悖  
心而猶必以化內之法一切繩之其求外夷也過詳  
矣水師總兵奏禡審訊而仍免罪曷不以外夷沒產

正法之律懲之乎海關浮費數倍正稅皆積年洋商所肥蠹起家不貲今既傾繳夷商千萬之煙貲不當派捐洋商數百萬之軍餉乎誠能暫寬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師之武備盡除海關之侵索以羈遠人之威懷奏仿欽天監用西洋厯官之例行取彌利堅佛蘭西葡萄牙亞三國各遣夷目一二人赴粵司造船局火器局而擇內地巧匠精兵以傳習之如習天文之例其有夷船夷礮火箭火藥願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藥抵茶葉湖絲

之稅不過取諸商捐數百萬而不旋踵間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兼以其暇增修粵省之外城內河礮臺截並水師之員缺而汰除其冗濫分配各艦練習駕駛攻戰再奏請徧閱沿海各省之水師由粵海而廈門而甯波而上海城池礮臺不得地勢者移建之水師冗缺裁并而選之一如粵省之例而後合新修之火輪戰艦與新練水犀之士集於天津奏請大閱以創中國千年水師未有之盛雖有狡夷其敢逞雖有鴉片其敢至雖有讒慝之口其敢乘夫是之

謂以治內爲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夷從事哉或曰  
夷變以來惟林公之守粵鄧公之守閩不調外省一  
兵一餉而長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備亦如閩粵則  
廟堂無南顧之憂島寇有坐困之勢子何不責  
江浙天津之無備與閩粵後任之不武而求全責備  
於始事之人且林公於定海陷後固嘗陳以夷攻夷  
之策矣陳固守藩籬之策矣又嘗請以粵餉三百萬  
造船置礮矣苟從其策何患能發之不能收之也曰  
春秋之義不獨治內詳於治外亦責賢備於責庸良

以外夷不足詳庸眾不足責也吾曰勿驟停貿易世俗亦言不當停貿易世俗之不停貿易也以養癰曰英夷所志不過通商必不生釁至於鴉片竭中國之脂膏何以禁其不來則不計也設有平秀吉鄭成功之梟雄出其間藐我沿海弛備所志不在通商又將何以待之則亦不計也與吾之不停貿易以自修自強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則求之也備豈暇與囊瓦靳尚之徒較量高下哉夫戡天下之大難者每身蹈天下之至危也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預籌天下之至

安古君子非常舉事內審諸已又必外審諸時同時  
人材盡堪艱鉅則爲之國家武力有餘則爲之事權  
皆自我操則爲之承平安嬉不知脩攘爲何事破一  
島一省震駭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膽裂之不暇  
馮河暴虎者虛憍而無實如此而欲其靜鎮固守嚴  
斷接濟內俟船械之集外聯屬國之師必沿海守臣  
皆林公而後可必秉鈞當軸皆林公而後可始旣以  
中國之法令望諸外夷繼又以豪傑之猷爲望諸庸  
眾其於揅敵不亦遼乎馳峻坂則羣儻善御之銜綏

犯駭濤斯倍戒舵師之鍼向是以甫田慎彼勞切唐  
棣先其翩反也



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勦奏疏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於浙雖變動若出於意外其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煙獲利之重每歲易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卽在該國孟阿刺等處所

出之區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並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氈爲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

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逞其桀驁肆其恫喝再生祕計冀得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於堯舜之教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有以鴉片爲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爲禁

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內地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煙者尙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扶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卽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

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天威震懾躉船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原本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煙土先期出示准令各夷觀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纂爲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抵謂 天朝法令足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諭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卽正法貨船入官亦以漢夷字爲憑具結之後查驗他國

洋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英逆不遵法律且肆鴟張是以特奉諭旨停其貿易未有浙洋之事或尙可以恩施今既攻陷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共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洋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若設法羈縻不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失威不克卽恐患無已時且他國効尤更爲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有游移之見卽以船礮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卒辦而

爲長久之計亦不可不先事預籌且廣東利在通商  
自道光元年到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收其利  
者必思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造礮  
船則制夷亦可以裕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  
末不言有無洵足以昭垂奕禩但粵海關稅旣比五  
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制礮必  
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堅似經費亦可以酌籌卽裨益  
良非淺鮮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

更獻芻蕘惟事苟有裨於國家雖頂踵捐糜亦復何敢自惜儻蒙皇上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隘口防堵嚴密察看現在情形該逆夷似無可乘之隙堪以仰慰宸懷謹繕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按公受命辦理洋務前後凡數十疏此則其獲譴以後所上也時議者皆歸咎於辦理之過激甚或薏苡明珠謗言騰起而公不爲怵方欲以浙



事自任苟克成其志何至任該夷闖入內江致有金陵要脅之事哉是時義律遞書於天津亟欲謀去公以得逞其志而當事者不知兵機不識夷性墮其計中迷而不悟迨公去粵而粵事不可爲公離浙而浙事益不堪問矣至於盡撤礮臺之守遣散新募之師則直授敵以瑕而令之攻無異以肉喂虎而戒其無噬也其可得哉君子是以惜文忠之不用而慨粵浙之兩敝也



附錄王廷蘭與曾望顏論夷人犯粵省情形書  
再啟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  
可謂不多各庫銀款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買  
自廣西火藥鎗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  
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實由當事既鮮有  
章程用兵復漫無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  
所不敢言者此邦乃是下桑梓之地自必望信甚殷  
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  
機二有可爲痛哭者三爲是下陳之廣東設礮臺以

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連橫檔烏涌獵德二沙尾以及  
省河各處皆爲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  
聯絡實今人所不能及夷船之初至省河也固漢奸  
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  
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爲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  
門烏涌急撤獵德礮臺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  
礮臺之兵以爲我不撤兵兵必爲彼所敗所以姑退  
收兵入城以爲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礮臺猶人家  
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揖盜百喙

難辭迨臥榻之前已被賊人鼾睡乃猶歸咎於始事  
之人此不可解者一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並不知  
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奸探水次第而入  
至我所載石沈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爲守禦故  
得將木椿碎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  
如入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  
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  
終日誑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  
夷船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

輪船牽曳使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蟹艇載水勇向其擱淺之船四面圍遶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探水之人而我無認真探者彼能用漢奸作內間而我從未聞有一夷奸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解者賊踞香港蓋帳棚百餘間出有偽示初一日引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折去大半又據報夷眾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涌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第早間行香時因於進見妄參末議以爲夷眾既由香港上

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奈當事以書生之見無應者迨事敗之後羣歸咎於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爲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爲北門咽喉亦爲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檔失守有參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賜卹

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梟水得生爲解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無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資緣而往雇一小艇逍遙于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聞礮聲卽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礮臺兵將捲礮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碼頭放空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干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敢死大義責之兵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



來夜間賊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  
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  
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  
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  
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  
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毫無准備有時義律乘轎買  
物往來於市塵間此時如遭敢死之士數十人擒之  
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于當路輒以現在講和  
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可惜者一也

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礮臺將取路泥城三元里村眾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眾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眾可恃愈擊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勦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

外爲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  
老婦人起衅雖人眾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  
散而夷眾乃得遁回舟中蓋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  
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  
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東自少翁查  
辦煙案以來禁興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  
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爲  
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  
等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

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夷又四布流言以爲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於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無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礮臺復淫掠不堪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爲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卽兵亦不自知其爲兵當粵中告警之時官民無不引領而望以爲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

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即日盪平恃以無恐乃夷眾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無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猶幸其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後往往互鬪放手殺人教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劫其財帛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襍入其中肩挑擔負遂有無數千百成羣竟行遁去者點兵冊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

途討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  
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眾兵追  
敵放賞試思追趕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  
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  
可知 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與言及此能無  
痛哭乎某以輕才毫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  
諸夢寐自到貴省於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時  
自盡其分所當爲並欲自效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淺  
言輕徒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豎城上之

白旗能無指髮既承乏於此地恐亦在眾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劫運使然實亦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蹙

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于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有小衅未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譜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礮臺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

城應敵無如司筦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礮臺從此不守亦一恨事

此粵事實任情形也時柄事者方一意主撫資敵以金不饜其欲則割地以予之又不能禁其不犯閩浙閩督顏伯燾曾據此書以入告並將逆夷僞文僞示及粵省督撫節次文移摺拾附奏謂該夷請撫實非真情香港爲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倘被佔據不獨該夷往來自便卽我師船出入反爲所扼至虎門礮臺爲全粵門戶尤不可不加意



防範云云疏上時琦善之言已先入謂夷情安帖  
撫局可恃方飭各路官兵調回歸伍卽福建新募  
之水勇八千亦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廈門失守矣  
嗚呼謀之其臧則具是違不臧復用誰柄國成使  
島族貽患至今未艾哉廉訪時陳臬粵東一切皆  
係目擊茲將原函附錄於右以資史乘異日之考  
証後之覽者得無慨焉

防海紀略卷上終

防海紀略卷下

苟唐居士編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夷之受款於廣東也在我師則以救一時之危在夷則亦急欲得銀以濟兵餉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議及夷酋大困於三元里自知已結粵民之怨又畏粵民之悍不敢復至內河貿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風浪不可泊舟洋商無肯往者夷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龍山將軍總督以香港尙未奏允何況二地約其仍來黃浦夷遂不

許我水師脩復虎門礮臺盡折橫檔各礮臺之石移往香港築臺砌路建脩洋樓且欲我拔去內河沙石椿筏彼此相持雖有通商之名無通商之實又余保純與義律議先送軍餉六百萬圓其煙價在外將軍止以軍餉改稱商欠奏聞其餘未奏及也及夷船退出後內河填塞要害增脩礮臺守備口固不能如向時之闖突羣夷皆咎義律議款時不別索他埠遂揚言英吉利國王譴義律無能改命璞鼎查爲兵帥欲復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會六月

香港有颶風之事大吏張皇入奏謂撞碎夷船無數  
漂沒夷兵漢奸無數所有帳房篷寮新脩石路掃蕩  
無存浮尸蔽海 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布告中

外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夷船數十艘  
已全赴福建攻陷廈門矣初上年夷艘之攻廈門也  
水師提督陳階平平日講火藥刊兵書賊至輒告病  
賊退復視事鄧廷楨督同兵備道劉耀春止守舊礮  
臺壘沙垣據形勢故賊攻不破及顏伯燾嗣任首効  
陳階平之規避與琦善楊芳之主款意氣甚銳然故

紕袴虛憍自大且輕鄧廷楨之僅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則賊逸我勞賊省我費大礮止可施諸岸上不能載之水中小舟止可焚諸內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請餉銀二百萬造戰艦五十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欲與出洋馳逐又於口外之嶠嶼青嶼大小檣增建各礮臺備多力分新鑄千礮又多未就空船空臺徒同廢物適聞廣東款議成奉撤兵省費之旨盡散水勇八千水師提督寶振彪亦出巡外洋內備單弱七月初九日夷船數十艘突至投書令

讓出廈門爲夷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  
繳還次早駛進先以數火輪往返忽東忽西悄探形  
勢並試我礮路官礮皆陷於石墻孔內惟能直轟一  
線不能左右轉運取准故夷先以舟試之知其所值  
則避之也旣而諸舟蠶擁齊進我守青嶼仔尾嶼鼓  
浪嶼之兵三面環擊沈其火輪舟二大兵船一又傷  
其一桅夷又以二三艘並力攻一礮臺一臺破再攻  
一臺然新礮臺本無重兵多礮其上年所守之舊礮  
臺土城尙屹然將士亦皆死戰會夷船桅上飛礮墮

空顏伯燾劉耀藻卽退回提署總督一退軍心皆亂  
岸上水勇及遣散水勇變爲漢奸從中呼噪應之賊  
遂登岸反旋轉我臺一數千舫大礮回轟廈門官署  
街市皆燬顏伯燾劉耀藻退保同安廈門遂爲賊據  
然夷得廈門亦不守不數日全隊駛赴浙江惟留數  
艘泊據鼓浪嶼八月初四日顏伯燾卽以收復廈門  
奏聞然同知潛處四鄉未敢回署視事 詔降顏  
伯燾三品頂戴留任遣侍郎端華馳赴福建勘寔以  
聞時鼓浪嶼夷目招工匠增造小船爲駛窺內河計



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餘駛入廈門之木椿港口  
礮沈我兵船五副將林大椿遊擊王定國中礮死提  
督普陀保總兵那丹珠督兵禦之礮沈其大夷船一  
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之五虎門潮至通舟潮退  
擱淺故夷船未敢駛入裕謙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  
布爲 欽差大臣時夷船已去定海總兵王錫鵬  
鄭國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定海輯流移脩城壘礮  
臺爲善後計裕謙任事剛銳而不嫻武備與顏伯燾  
同前此傾心於林則徐而林則徐又旋有遣戍新疆

改赴河工之命蓋廣東鹽運使王篤入京篤故

琦善黨於召見時力救琦而排林林則徐去浙

浙事並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

兵力提督余步雲其人平庸素爲裕謙所鄙一時無

人可代姑令駐招寶山不令渡海調度三鎮三鎮又

皆武夫無遠略及是築定海外城葛雲飛欲包瀕海

市埠於城內左右抵山其三面則以山爲城裕謙未

渡海親勘但據圖指揮有諍者曰天下無一面之城

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賊左右翻山入卽在城內矣

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師勞請但環內城爲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衛兵兵足守城裕謙不介意至若捐舟山專守海岸之策更無暇籌及也是夏廣東請款奉 旨各省撤兵省費時精兵五千皆在定海其鎮海甯波僅兵四千分布各口八月初夷船先犯石浦以礁險不利而退東西遊弋十二日進攻定海甫入竹山門我礮迎擊破其火輪舟一卽竄遁十四日連檣進攻曉峯嶺開礮數百我兵皆隱崖側未傷其小舟登岸者爲鄭國鴻督兵扛礮擊退相持

兩日登海中五奎山立營又繞吉祥門入攻東港浦  
又攻竹山門皆爲我礮所卻十七日賊遂分由五奎  
山東港浦曉峯嶺三路進攻以牽我師且以我舟渡  
賊登岸後卽撤去其舟以絕反顧前賊死傷後賊繼  
進我守曉峯嶺兵逆風下擊銃不得力日午銃皆熱  
透賊遂冒死登曉峯嶺入城三總兵相繼戰死定海  
復陷其鎮海防兵僅四千余步雲率其半守城外招  
寶山總兵謝朝恩率其半守隔江之金雞嶺裕謙先  
日見招寶山建白旗知余有貳志乃先期盟示眾余

步雲托足疾不跪裕謙奏言夷船黑兵及漢奸不下  
萬人賊可并幫來犯我必扼要分守賊可數日不攻  
我必晝夜防備彼眾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又海  
艘乘風潮而至前艘稍退則後艘必自相撞碎故有  
進無退我兵未歷戰陣各存一礮火難禦之見是賊  
五船一心且眾船一心而我兵則一人一心是以自  
粵至閩莫之敢撓臣何敢輕視惟有殫血誠厲士卒  
不敢以兵單退守爲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  
命爲詞受逆片紙余步雲心恨之二十六日夷船攻

鎮海分犯金雞山及招寶山每路數千裕謙登城督戰自辰至午惟金雞山力戰擊死夷兵數百而余步雲則不許士卒開礮且兩次上城請退守甯波裕謙不許賊甫由招寶山麓攀援登岸余步雲卽率兵棄礮臺西走裕謙令城上兵以銃截之潰散兵已下面復卻遂繞山後潰竄賊踞招寶山俯攻鎮海於是守金雞山之兵見之亦亂總兵謝朝恩率親兵三百力戰死裕謙知事不可爲令副將豐仲護欽差關防賫送浙江巡撫自沈泮池死之二十九日夷兵船四火

輪舟二小舟數十進至甯波余步雲復棄城走上虞甯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從之時甯波以西江漸淺狹夷艘雖不能復西而三板小船則可駛至慈谿餘姚於是二城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僞言傳播浙西大震余步雲走後兩奏尙以裕謙先走爲詞及殉難事聞 朝廷賜諡賜祠襲無可再誣則又流言此次夷兵至浙皆爲報復裕謙梟斬白夷嗚哩之仇江浙官吏無識者亦多惑於其說而無如夷之在廣東先已敗盟索尖沙嘴索九龍山不許脩虎門礮

臺也且詭稱國王褫義律改命他帥先破廈門也又無如在浙先後投夷書懸夷示皆以欲索埠地爲詞無一言及裕謙也明年伊里布在乍浦遺書夷酋詰其何故再犯亦一字不及裕謙及余步雲逮至刑部尙以賊礮未向招寶山我兵亦何必開礮向賊爲詞其意尙欲追咎裕謙適乃自供罪狀伏刑誅可謂天奪其魄九月 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以河南巡撫牛鑑爲兩江總督怡良授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會辦軍務



九月十六日夷火輪船二釣船二小船十餘駛入餘姚我兵望風皆潰十八日遂犯慈谿城中空無一人焚掠而去賊得餘姚慈谿亦不敢守仍回甯波十月奕經至江蘇以官兵未集逗留蘇州十一月浙江大雪四晝夜平地五六尺夷酋璞鼎查畏寒駛船南赴福建其甯波城中夷兵僅千餘漢奸三千餘乘雪夜擣之可以盡殄而奕經逗留嘉興不進又 詔舉沿海智勇之士廣咨方略奕經船頭設旌凡上書言事者投其中翼日招見其間固無奇才奇策然凡言

及練兵選將申紀律購水勇備火攻者皆爲迂談亦  
有宿將如前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者赴軍皆不用  
惟以購漢奸反間爲秘計而所用漢奸又非能質其  
家屬得其死力凡賊情虛實皆不敢聞而我軍一舉  
一動賊則無不預知其幕下隨員容照阿彥達楊熙  
等皆紕褲少年所至索供應徵謔舞作威福其所用  
外官甯波鎮海一路則泗州張應雲主之嘉興乍浦  
一路則海州知州王用濱主之張應雲小有才而不  
知兵王用濱則博徒也至是皆爲左右翼長識者不

待師出而憂其輿尸矣十二月奕經至杭州文蔚特  
依順皆會特依順至福建奕經不與商議令駐守杭  
州惟與文蔚渡江督師定期正月二十八日三路進  
攻時甯波二賊聞大兵至聚悍夷四千分三隊日夜  
訓練戒嚴而諸將方信漢奸言不需火器但俟官兵  
一至城中漢奸卽時響應擒獲夷酋夷兵以獻三城  
唾手可復其所預備復城後火攻夷船之具皆草率  
不堪有同兒戲及期奕經營紹興之東關使文蔚以  
兵勇四千半屯慈谿之長溪嶺半屯西門外之大寶

山以圖鎮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以圖甯波其踰甯波西門入者盡爲夷兵所殺南門則洞開縱我兵入直趨府署將取夷酋郭士利夷兵皆踞街樓屋費之上火箭兩面齊下而我兵有刀矛無火器不能仰攻潰而退夷伏兵又自北門橫截而至巷狹牆高前後受敵賴入城皆金雞山屯練兵驍悍死鬪故陣亡者僅二百餘段永福後至尙未及城聞風反走並不退保大隱山卽直奔東關奕經亦不劾奏此甯波之師也其慈谿大寶山

之兵則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分領之劉天保率河南鄉勇六百先發鎮海城亦開門以待夷兵火器齊發而我兵亦無火器城外招寶山夷兵亦應之劉天保遂卷甲而遁此鎮海之師也至是始知墮漢奸空城計所死皆金川精兵然不過二三百人於大局尙無害時朱桂率陝甘兵六百回屯大寶山劉天保謝天貴分領四川河南兵勇各六百爲左右翼二月四日夷兵二千自慈谿登岸三里進攻大寶山朱桂軍以扛礮數十擊退者再夷兵死傷四百若左右軍夾

攻其後可獲全勝而劉謝二軍火藥先竭僅從壁上  
觀及夷兵分路繞出朱桂陣後左右軍卽驚潰反衝  
亂朱桂之陣朱桂父子皆戰死其地距參贊文蔚長  
溪嶺營僅十餘里當鏖戰時朱桂遣弁回請援兵五  
百截賊後路文蔚不應跪爭久之始允發兵二百薄  
暮未遣及聞朱桂之敗侍衛容照司員聯芳皆爭請  
退避文蔚遂棄軍宵遁還東關沿途賞輿夫賞舟子  
惟恐夷兵追及參贊旣遁全軍遂潰安以後營夜被  
漢奸焚燬 奏聞其實次日薄暮兵尙未至也嶺營

既潰軍氣大沮喪卽有獻策請抽去潰兵劾斬逃將  
別選新到之兵將再與夷三戰四戰一以牽其北擾  
江蘇之路一以沮其驕索無饜之氣而後再與議款  
者奕經心已亂言不入耳初七日卽與文蔚棄紹興  
走西興巡撫劉韻珂飛檄毋許一卒過江違者軍法  
從事於是文蔚仍回紹興惟奕經渡江回杭州而事  
遂不可爲矣其嘉興一路本議由乍浦僱漁舟潛渡  
岱山以圖復定海已渡兵勇四千餘小舟五六百亦  
爲夷所覺燬焚大半惟鹽大使鄭鼎臣忽報二月初

四日三路火攻焚沈大兵船二艘三板船數十焚溺  
夷兵五六百人我兵勇無一傷者鼎臣故定海殉難  
總兵鄭國鴻之子也奕經 奏聞奉 旨優獎賞  
奕經雙眼孔雀花翎文蔚頭品頂戴其後巡撫劉韻  
珂遣副將周某密訪不實 奏聞而奕經久以鄭鼎  
臣所獲夷首夷衣及焚燬船板進呈具 奏二月二  
十五日鎮海知縣葉莖及生員王師真稟報火攻鎮  
海夷船焚燬甚多其事皆無左驗而報銷軍需已數  
十萬 上復命提督齊慎赴浙參贊命宗室耆英



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與巡撫參贊會辦軍務是  
月河南開封府黃河決口堵合詔林則徐由工次赴  
戍新疆大學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復命越五日  
發憤具遺疏暴薨三月奕經復渡江至紹興文蔚駐  
防曹娥江逆夷見將軍等曠日持久不戰不和遂思  
棄浙北窺松江窺長江日索江浙地圖登范氏天一  
閣取去一統志又購長江圖及黃河圖兼造小蛋船  
數十爲入淺河之用勒索甯波紳士犒軍銀百二十  
萬元許退出城池遂於三月二十七日棄城登舟奕

經等以大軍逼退逆夷收復甯波入告蓋賊自去秋破甯波後卽遣火輪舟歸報國王其舟自中國至西洋往返六月可達至是三月初國王諭至今復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甯波於官兵無預也四月朔鎮海夷船亦棄城而北惟留四舟及夷兵千餘守定海其大隊火輪兵船悉由定海駛出大洋浙撫初遣人偵之不知其所往也未幾夷船遊奕於江蘇之金山洋面吳淞戒嚴而英人謀進窺蘇中似牽制江浙兩省遂轉入嘉興之乍浦乍浦濱於大洋爲兩

省之咽喉額設副都統一駐焉時杭嘉湖兵備道宋國經亦督兵增守四月初七日有洋艘數號駛至乍浦洋面游奕水師觀望不敢迎擊初九日復將大小船隻排列陣勢連檣而進與官兵相持又另以杉板小船十餘號每船十人二十人不等分泊西山嘴唐家灣等處官兵分禦眾寡不敵陝甘調防之兵死者三百餘人其駐防之兵分守天尊廟觀山灣一帶英兵開礮轟入口門我軍水師不利乃調旂兵專守駐防之內城初十日英人分路舍舟由燈光山等處登

岸火箭齊發突有潛通夷船之漢奸在內接應亦放  
火箭賊遂踰南城盡焚滿營駐防兵亂凡力戰陣亡  
及被火死者二百餘人副都統長喜先在葫蘆灣禦  
敵受傷回至鎮城城潰投水前鋒搶救送至嘉興越  
三十日卒其駐防左右營佐領防禦官陣亡者七人  
乍浦水師右把總韓大榮力戰死知縣署乍浦同知  
韋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礮傷左腿越日死其他駐  
防及本鎮士民婦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餘人蓋  
獲起倉卒遷避不及浙省被兵以來民人塗炭未有

若是役之酷於是杭嘉俱戒嚴原任大學士伊里布  
至乍浦夷船議款蓋巡撫劉韻珂奏請也伊里布前  
以在浙半載老師養寇革職戍軍臺至是奉 命  
復赴浙夷邀挾甚侈不能成議 詔將軍參贊分  
一人前赴嘉興防堵於是奕經自紹興渡江而北  
欽差大臣耆英方馳至嘉興忽奉 命前赴廣東  
其杭州將軍關防 命特依順署理蓋據御史蘇  
廷魁之言風聞孟阿臘國已攻殲英夷駐防印度之  
兵夷船將回兵救援因有退出甯波之事故 命

者英前赴廣東體察虛實乘機攻香港及江左告急復 命中道回浙防堵時香港夷船十四三板小船數十夷兵千餘漢奸海盜數聚其間奕山等既招回漢奸三千餘其香港漢奸頭目內向者十之五六各願請立功贖罪請包修虎門礮臺並請冬令晦朔出其不意與香港漢奸表裏應和火攻夷船一舉殲之而奕山方聽祁墳言惟恐觸夷怒不敢六月 詔責奕山視師廣東半載毫無方略屢 命收復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造船未就為詞

惟以填塞河道爲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顏伯燾亦以久未剷除廈門停泊之夷船革職以怡良代之十八日夷船復棄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夷船至吳淞口初五日總督牛鑑接奕經檄令權宜設法羈縻牛鑑遲至初七日始遣弁賫札赴夷船則已無及寶山城在吳淞口外洋面寥闊不如口內東溝江灣二隘之易於設伏然是時寶山東西礮臺有礮三百勁旅七千提督陳化成亦勇敢海塘高厚數丈塘上土堆形如雉堞我礮可以中夷夷礮不能

透塘卽懸礮桅上飛擊亦冒空而過不能命中其小船登陸之賊涉沙灘爬峭岸我兵據高臨下一可卻百但能膽定心齊縱不能制賊死命亦可自守無虞故夷船初至觀望數日未敢進攻止遣火輪船四出外洋一路探水而入牛鑑方自滬來見其連檣內進鎗礮相接其檣帆高出塘上文餘輪煙蔽天牛鑑驚疑束手提督陳化成亟慰藉曰無恐外洋所恃不過鎗礮既有河南徐州江甯兵三千籐牌八百且某經歷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礮彈中入死出生者數數矣



今日火攻頗有把握願以身當之苟得挫其鋒援兵一鼓而進賊不足平也牛鑑聞之意稍定初八日黎明英舟排陣而入提督陳化成麾令開礮迎擊首擊沈其火藥巨艦一又中其頭鼻頭桅之兵船三共斃夷兵三百餘人英兵勢卻繞出小沙背後適牛鑑統兵出南門來教場觀戰提營將士皆懽呼踊躍戰益奮須臾英舟自橋頭瞭見制府乘輿在教場後乃以飛礮注攻逐其左右隊而擊之徐州兵先潰河南參將陳平川遂以籐牌八百擁牛鑑回城牛鑑亟棄冠

靴雜軍校而走一卒坐乘輿易之英夷遂由東礮臺  
登岸繞而西時守備韋印福等守西礮臺力戰不克  
死之提督陳化成見軍無後援撫膺頓足潛然而嘆  
曰英夷頻年猖獗今日得少挫其威內江全局關係  
匪輕不料垂成之功敗於一旦制使殺我矣腹背受  
敵遂中鉛子傷噴血死而塘上之兵亦潰夷兵乘勝  
入寶山牛鑑自西門逸出走嘉定有頃火起西礮臺  
存儲火藥悉被焚燒其東礮臺之兵江灣之兵皆同  
時潰寶山遂陷英夷入城查點各船轟斃之兵憤甚

乃驅本地壯丁爲之搬運軍仗財物下船之後悉虜之以充斃夷之數上海距寶山僅八十里聞變大震參將繼倫率先棄城走兵備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先後走松江惟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所募福建水勇變爲土匪縱火焚掠十一日夷船七艘駛入上海城中已空無人十三日夷乘火輪船二杉板船四五駛入松江壽春鎮總兵尤渤率兵二千整陣以待夷開礮數十尤渤令我兵皆伏避之礮過而起我礮齊發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復至亦如之故松江得無恙賊

又將窺蘇州使火輪船測水至泖湖輪膠於水草乃返於是二十日夷艘退出吳淞口圖入長江矣賊又測江水深淺沙線曲折又未審內地守備虛實逡巡未敢入乃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探初報諸險要皆無備次報諸汊港荻洲皆無伏始連檣深入六月八日薄瓜洲城已空遂窺鎮江鎮江依北固山爲城以運河爲濠形勢險固非寶山比駐防副都統海齡到任未久牛鑑旣失吳淞口本應馳守鎮江會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之兵且節制副都統嬰城固守夷

船或不能越鎮江而徑犯江甯上之可以徐籌火攻  
次之卽與夷講款亦不致無求不遂乃牛鑑從丹陽  
句容直走江甯鎮江繁富十萬戶海齡禁民間遷徙  
先以城險兵單上章求助又請圖山以下攔紮木簾  
借皆未遂其志迨番舶至海齡親冒矢石率兵堵禦  
城中僅駐防兵千餘與綠營兵六百寥落如晨星始  
則城外軍擊其西北岸之賊相持二三日賊遂佯攻  
北門而潛師由西南梯城入城上兵僅斫其數賊賊  
已蟻附上先焚滿營海齡死戰良久力竭回署躍入

烈火而死鎮江陷擄掠焚殺慘甚甯波寶山夷酋璞  
鼎查卽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馬禮遜尼之遂不果是  
時夷船八十餘艘礮聲震江岸自瓜洲至儀徵之鹽  
艘估船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許銀五十  
萬免禍六月二十八日遂偏江甯東南大震 朝

廷屢念漕運咽喉與沿海流難之民勅耆英便宜從  
事時英酋已奉國王諭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  
兵餉其鴉片煙亦不再至故夷帥三月卽退甯波其  
在乍浦僞示亦有前往天津求和遵國所諭辦理之

言至是伊里布遣張喜等至夷船夷酋言一索洋銀  
二千一百萬元分三年交付一索香港爲市埠並往  
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貿易一夷官欲與中國官  
員敵禮其餘與上年同張喜言煙價兵餉廣東已給  
過六百萬今索更奢埠太多若之何馬禮遜言夷官  
之通漢語者

此我國所索之價豈卽中國所還之價  
耶此次通商爲主並不志在銀錢但得一二港口貿  
易其兵餉煙價中國酌裁可也而諸大吏不速覆仍  
遣張喜往返傳語越二日張喜還則夷酋聞有增調

壽春兵之信謂我借款緩敵如今日不議定者請朝  
交兵其意蓋欲款局速成非望所求盡允而諸帥已  
膽裂卽夜覆書一切惟命其禁約鴉片章程一語不  
及夷喜出望外諸帥會奏言夷設礮鍾山之頂全城  
命在呼吸蓋仿襲粵省失四方礮臺之說其實絕無  
其事惟神策門外有三段泥礮距鍾山十餘里並不  
臨城夷兵退後假礮始爲雨毀且鍾山距夷船數十  
里又頂極峻峭大礮無路可上卽有礮亦冒空而過  
若安於鍾山之麓則滿漢兵數萬銃礮林立豈有坐



視敵兵扛大礮往據咽喉不一轟截之理夷兵豈有  
舍離巢穴自投絕地之理且奏稱昔

純皇帝

征緬無功棄關外五千里尤以鑿空無稽之談誣

祖德駭聽聞雲南銅壁關有額曰天朝中原地盡

於此試披康熙銅板地圖曾有銅壁關外五千里地  
失於乾隆者乎夷又言講款文書中國需用

御

寶彼國亦遣火輪歸國王用印夷船惟退出海口其  
舟山及鼓浪嶼香港之夷兵必俟三年銀數交竣方  
可撤還七月初九日議款成者英伊里布牛鑑及江

甯布政使黃恩彤親赴夷酋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鼎查馬禮遜等亦入城會於正覺寺連日分提上下江藩庫揚州運庫銀數百萬如數餽之八月杪夷艘將出江諸帥復餞於正覺寺九月初夷艘盡回定海詔以不守江口逮總督牛鑑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以欽差大臣由浙至粵議互市章程褫逮領兵之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交刑部治罪惟余步雲於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州縣及領兵將官失事者以次懲處分別豁免沿海被寇州縣

錢糧而是冬又有索臺灣俘夷之事又有廓爾喀佛  
蘭西彌利堅各國違言之事又有廣東義兵焚夷館  
之事臺灣俘夷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夷船  
兩窺臺灣一在淡水港遭風觸石一在大安港爲漁  
舟誘引攔淺皆爲沿海兵勇圍攻獲三桅火舟二杉  
板舟二沈溺擊斬無算並生擒白夷二十四黑夷百  
有六十五礮二十門刀銃器械並甯波鎮海營中官  
物蓋攻浙之賊回窺閩洋者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  
瑩先後奏聞二十二年二月夷以十九艘自粵至臺

圖報復結海盜數十艇導入港犯樹苓湖兵勇破其舟夷不敢入遙轟大礮而去又數購奸人入臺煽亂皆被擒斬一方屹然夷船不敢再犯屢 詔優獎是秋江甯議款約所獲兵民彼此交還而臺灣黑夷百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 旨斬決惟以白夷遺之夷酋璞鼎查遂訐臺灣鎮道妄殺其遭風難夷時江蘇主款官吏方忌臺灣功而福建廈門失守亦相形見絀流言四起耆英遂據閩人故總督蘇廷鈺提督李廷鈺二人家信劾臺灣鎮道冒功 勅福建

總督怡良查奏怡良至臺灣查原奏則皆據廳營及  
上民稟報之詞無功可冒而怡良必欲鎮道引誣以  
謝夷酋遂劾奏褫逮至京臺灣兵洶洶鼓噪達洪阿  
姚瑩諭解之士民環訴籲留怡良皆斥不許時黃恩  
彤已移廣東布政使尙作書數十封徧致朝士極言  
臺灣邊釁且力囑刑部司員周內姚瑩達洪阿之罪  
以白文其附款媚夷之耻然朝士皆不直之 上  
亦鑒二人枉不深罪達洪阿姚瑩卽起用云廓爾喀  
在西藏西南與英夷所屬之東印度孟阿臘接壤世

仇二十年秋聞英夷入寇卽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底里所屬之地相連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此粵事第四轉機時廷臣未知其所謂底里者卽英吉利所謂屬地者卽孟阿臘所謂京屬者卽中國之廣東顧咎以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於是廓夷罷攻印度而英夷入寇之兵無內顧憂及是秋款議成英夷歸印度者以此大驕廓爾喀則反唇於駐藏大臣詞甚諄嫚駐藏大臣惟羈縻之而已佛

蘭西彌利堅者皆西洋強國與英夷同市廣東且世仇英夷而恭順中國上年英夷入犯並阻遏諸國不許交易諸國皆憾之言英夷若不早回國亦必各調兵船來粵與之講理林則徐兩次奏聞俄林則徐罷琦善一意主和前議遂中止及去年琦善褫逮甫數日彌利堅夷目卽出調停故有但請通商不索一切之請乃廣東諸帥夜攻夷館乃誤殺彌利堅數夷於是彌利堅不復肯出力而佛蘭西夷官於英夷再次敗盟之後屢在粵願助造兵船是冬來兵船二兵帥

一言有機事願面見將軍從有能漢語之二僧請勿用通事將軍奕山及總督祁埴與再會於城外屏左右密言英夷阻隔諸國貿易故國王遣兵船前來保護並命從中解散請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夷不致無厭之求倘英夷不從亦可藉口與之交兵此粵事第五轉機乃奕山始則拒不肯奏及良久奏聞又言夷情叵測難保其非陰助英夷代探我虛實佛蘭西自正月至五月俟命半載及六月始駛赴吳淞口助英夷已深入長江佛蘭西請我舟導之入口我上



海官夷反難之往返申請稽時及佛蘭西易舟入江則款議已成數日盡飽谿壑佛蘭西聞之頓足而返是冬回至廣東議互市英夷欲各國夷商就彼掛號始輸稅佛蘭西彌利堅皆憤言我非英夷屬國且從未猶夏馮陵何反厚彼而疎我二十三年春伊里布卒於粵 詔者英往接辦於是許各國皆如英夷之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與官吏平行英夷反以此德色於諸夷矣廣東義民者卽困夷於三元里者也講款後奉 旨許廣州貿易而粵民拒之是冬

聚眾數萬殺白夷數千於市焚其夷館掠其貨又殺  
夷官吏兵於澳門海中督撫再三諭散之時璞酋兵  
船到廣東竟不敢報復而番禺紳士潘仕成獨奮然  
捐資延佛蘭西夷官王雷士於家造洋艘洋礮又造  
水雷能於水中轟破船底先後奏聞進呈演試如法  
詔廣東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毋令官吏經手以  
杜侵蝕故夷寇之役中國非無外援也非無內助也  
無人調度之則毆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勅民爲奸民  
甚且誣義民爲頑民邇者沿海通商鴉片益甚於前

其據定海及鼓浪嶼之夷且脅官吏藪逋逃封豕橫門戶綢繆無桑土未知所底止

論曰夷寇之役首尾三載糜帑七千萬中外朋議非戰卽款非款卽戰從未有專議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必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又不守於可守之地而守於必不可守之地琦善不議守而專款是浪款也奕山不議守而卽戰是浪戰也顏伯燾裕謙牛鑑不擇地而守是失守也誠能擇

地利守內河堅垣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爲戰以守爲款以守爲款則不特我兵可用卽佛蘭西彌利堅皆可用卽廓爾喀亦爲我用以外夷攻外夷也豈特義民可用卽莠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夷也以守爲款則我無讐於彼彼有求於我力持鴉片之禁關其口奪其氣聽各國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怒彼而暱我匪特煙價可不給而鴉片煙亦可永禁其不來更可出省犒夷之數千百萬金爲購洋礮洋

艘練水戰火攻之用盡轉外夷之長技爲中國之長  
技富國強兵不在一舉平時乎失之可惜

陽江紀略卷下終

津事述略

同治庚午天津百姓共殺法國領事一案因前月內  
獲有迷拐幼孩之犯口供牽涉教堂土民疑譟僉云  
法國教民將幼孩迷拐入堂剗眼剖心作點銀和藥  
之用會五月念三日教堂傳教聚觀擁擠傳言大眾  
迴避彼此言語互相誚讓勢且洶洶法國領事官豐  
大業報知通商大臣崇厚崇遣人馳往解散民素不  
躉崇之尊夷不之聽也領事尤輕崇卽親赴崇署責  
崇寬縱憤急而橫向崇開放洋鎗以恫嚇之崇避入

內時民益聚益眾益怒益譁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  
劉傑均出城彈壓眾稍斂劉至東關浮橋適與豐值  
豐突以洋鎗擊劉傷劉從騎萬皆齊裂萬口齊騰謂  
領事無狀若斯盍共殛之潮湧全集白梃如雨領事  
登時倒斃眾遂乘勢焚燬教堂數處并折三分河口  
洋樓殺死洋人男婦數名於教堂地室內起出幼孩  
一百數十名並言掘出眼睛若干府縣卽出諭禁止  
暮乃稍定時直隸總督爲曾文正公國藩而京師總  
理衙門得信後婉言於法國公使羅叔亞囑令保全



和局勿調兵船來津許殺天津起衅之百姓許懲辦  
天津不力保教堂之官員失者照償燬者照建羅固  
狡黠稱此事不能專主須請命於其君總署益疑懼  
不知所爲重與計畫羅仍猶豫無成說也五月念六  
日 上諭曾國藩現在病假之中能否往津查辦  
務使中外安謐無致釀成事端 云 曾以旬內扶病  
往津覆奏并答崇信有某向來以誠待人與人共事  
福則同享禍則同受此事總與閣下和衷共濟之語  
曾公未行之先遴委道員博多宏武陳重往津查訪

有候補道蔣春元等言公現在病假期內暫可不出  
養其威望待稍定再行亦可曾公恐事久靡盬銳意  
過征有鄧舍人賡元在曾幕府爲言往津應稍設兵  
衛引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之意乃接總署疊信  
極言保全和局萬勿帶有兵勇使彼生疑遂僅從文  
武員弁數十人於六月初十日抵津其所獲地室幼  
孩經博陳兩道員審訊多係教民所送其來歷欠分  
明者不過數人津民又赴曾行轅稟稱教民迷拐剝  
割確確可証聯名至數十人之多迨委馬知府繩武

等詰問責令具結承認則均不敢承官以是知民愚且怯特因謠言煽惑領事重激怒之故憤迫而爲此耳乃總署猶恐和局中裂令羅來津與曾公遇於通商署中而崇自曾公駐節後朝夕詣曾行轅刺刺不休曾以崇久習洋務推心待之時有英國公使威安瑪亦來津聲言助和迨羅叔亞自都中來崇日以羅言述於曾盛稱佛蘭西國大兵多並云羅欲殺天津府縣密令張光藻劉傑速自逃避復謂羅使所言必須一一依允方於和局無礙曾公將信將疑復數日又向曾言羅使深惡

方每已各

卷下

三

內地人民誣其教民迷拐幼孩剜眼剖心諸語必爲  
奏明昭雪力辨其誣并請 旨飭下直省督撫傳  
令通知則和局便有把握曾惑於崇會奏言剜眼剖  
心野番所不爲況英法各國乎且天主堂之設以仁  
慈爲名何至有迷拐剜剖諸事幸附片中又言天津  
百姓亦非好殺樂禍而百姓見教堂中事可疑者有  
五等語前奏一出京內外訾議蠡如而五可疑之奏  
經內刪去未見發鈔故怨聲尤訇作崇猶以羅使之  
意未慊也來言羅使欲得張光藻劉傑而甘心焉且

又欲殺陳總兵國瑞陳國瑞士民稱爲陳大帥前焚燬教堂之日崇遣人拆浮橋以阻民值陳過橋禁不許拆民咸樂陳之相助故亦爲崇所憾也謂不將此三人交出則法我明日午時開礮勒兵入城蓋羅叔亞深知曾公左右并無兵衛隨以文照會云奉其國主之令倘有中外交涉事理不合卽聽該國總兵官便宜行事崇又乘言法兵如何強盛船礮如何堅利曾公稍稍卻之乃漫應曰彼以我爲無備而畏死乎吾已密調隊伍若干糧餉若干我兵久經行陣不憚

戰也我年逾花甲不懼死也崇聞之嘿然而退曾公甫知羅叔亞要求罔贖不復疑崇厚之言於六月念三日奏言臣欲保全和局凡法國使臣所請苟可依從臣皆應允但恐其情無贖臣卽百請百從彼終有使我必不可依之處據臣愚見彼動以兵船恐喝現有淮軍萬人駐防張秋一軍擬調至靜海一帶以壯聲威大沽北塘兩海口礮臺擬派人防守以杜窺伺大意言能戰能守而後能和也駐守張秋一軍統之者爲記名按察使劉盛藻丁壽昌士眾磨厲以須而

丁方攝天津道業已親探海口形勢儘資防守之故  
念六月奉 上諭天津教民滋擾一事曾國藩務  
必據理直爭毋得隨請隨依張秋一軍宜卽調至靜  
海大沽北塘礮臺宜卽派人防守云 前此日受挾  
制而總署專主和議人心莫定士氣莫伸無不悲憤  
填胸迨此諭聞而人心大定矣相國倭文端公屢接  
曾公手書深知津務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  
二臣入於冤獄抗疏論之而士氣又大伸矣曾公幕  
中有廣東陳主事蘭彬者諳習洋人情事數言法國

巡海兵船不過二十號到津者祇四五號計壯兵不上二千外有駐防越南兵三千人一時難以調離其本國之兵去中國尤遠卽能調至須待明年且法國爲布魯所敗自守不遑何能與我構釁又陝督左公宗棠覆總署信言有法國人德克碑在陝適遣外洋購礮德言彼國祇重通商不重行教此次激怒我民曲在領事或可寓書德克碑轉白其國主告以彼曲我直之故左陳二公言旣確鑿有據維時臣庶一心盡願如 上諭所云據理直爭不獨此案易了并



以後傳教與否亦可由我主持矣而總署先後來信  
偏重和局良以中外大勢關繫匪輕息事安民相忍  
爲國故諂諂言之而不厭其詳也而崇厚知曾公意  
見相歧會來見曾公值公中暑微嘔遂奏言天津  
事將決裂恐曾國藩病軀終難料理此事請速  
簡重臣來津會辦京城陡聞此信人心驚疑得  
旨派尙書毛昶熙自兵部出伯相李鴻章自陝西而  
東巡撫丁日昌自蘇州而北會辦於津三公者於七  
月內接踵而至曾公固無恙也於是會議定和戮天

津爲首滋事之民馮癘子等十六名仍各給銀恤其  
家坐天津府縣以逃匿之罪發黑龍江充當苦差教  
堂洋樓許爲脩造所殺領事及英法各國人償以殯  
葬銀兩曾公隨即入都九月念六日初次 召見

太后問曰天津正寬曾已正法否對曰尙未行  
刑 曰當於何日行刑對曰臣到京時接李鴻章信  
言於念五日行刑 曰天津百姓尙刁難好事否對  
曰天津百姓近已安謐不好事 曰府縣逃匿是何  
意思對曰府縣初撤任時未定罪名是以放心出門

至部議定後以信告知卽由順德密雲次第到津非有意逃遁也 曰洋人固然可慮教堂總是多事對曰洋人甚是可慮臣前番具疏詳敘一切近來各處滋事皆是教堂教民欺不受教的百姓教士庇護教民教堂縱容教士官府不能箝制此後更換和約須將傳教一條嚴議章程方好云 云 十月中旬曾公請訓出都移督兩江李授直督時適毛尙書奏裁通商大臣并歸直隸總督以一事權部議總督兼辦通商定以半年駐津封河候仍回保定省署新設津海關

道一缺專辦夷務移調遵化練軍易名通永駐鎮北塘創脩礮臺大沽南北岸礮臺重新脩造添置後膛等礮四致周密新城地面由盛軍建築城濠三岔河口圈築營壘兩處均安礮位大沽北塘海口分駐鐵甲輪船演習水雷操練水戰防務嚴肅此皆李爵相蒞任後布置壹是也附錄倭丁二公奏疏於后

倭文端公仁奏疏

爲叩懇

天恩矜全良吏以固正氣而培國脉事

竊我

朝仁厚開基力矯前朝薄待臣民之意數

百年來雖百姓犯罪必再三審訊惟恐情罪失當寃

一無辜至於臣下有罪尤必力守

祖宗成憲

一秉至公曾無有曲法以誤加重者若遇良臣循吏

偶然過失則爲之曲全此我

朝正氣所以長存

國脉所以永久也竊聞天津知府張光藻仕直多年  
循聲素著曾國藩曾經保奏在案近因教民滋事先

被崇厚奏參與知縣劉傑俱以辦理不善奉 旨

交部議處先已降級留任矣後因法國誣其指使曾國藩誤聽崇厚之言奏參革職交部治罪意在消事委蛇曲全和好中外公論羣起而非之曾國藩深自悔恨致書總理衙門有內慙神明外愧清議聚九州鐵不能鑄此錯之語力持正論請其代求曲全旋經奉 旨著直隸臬司改解天津質訊所具親供送部核議 命下之日不特曾國藩感戴 恩施凡中外臣民無不仰 聖主之神明矜全小臣正

所以保全國體繼而曾國藩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  
林等取具親供奏交部議忽奉

上諭解交刑部

中外人心皇皇深恐二臣入於冤獄

臣深知我

列祖列宗開國以來未嘗有枉罪臣子之事況天  
津一案公論昭彰守令之辦理不善勢必處於無可  
如何並非指使張守賢聲素著皆久在我

皇

太后 皇上洞鑒之中往者林則徐姚瑩達洪阿  
之獄事情重大十倍於茲我

宣宗成皇帝曾

爲息事安民稍施薄譴旋以民望所歸復職大用我

文宗顯皇帝登極殊諭猶欲忠臣盡忠宣力  
深責當時宰相不能扶持故至今天下猶莫不仰嘆

列聖之明如日月恩同覆載今我皇

太后 皇上亦曾欲息事安民亦斷無不思

祖制罔顧憲章之理況曾國藩爲我朝重臣

始參守令係誤聽崇厚之言後蒙舉世清議中心自  
疚不可爲人屢次亟商總署深自引咎竟不推過於  
人惟乞 恩免解我 皇上之待大臣有禮豈

有因其一時誤聽人言而忍其終身之大恥而使天



下稱寃令曾國藩不可爲人卽國家亦將恥不可爲  
國也且自古朝有忠臣仇敵所忌善謀國者斷不肯  
喪國家忠臣之氣以遂仇敵伎害之心漢殺鼂錯以  
悅吳楚究不能止吳楚之叛而徒貽景帝以刻薄之  
名宋殺岳飛以悅金究不能禁金人之欺而徒貽高  
宗以忘仇之罪我 皇上自必上法 祖宗  
豈肯襲漢宋之誤今日重罪守令以謝夷人將來此  
端一開何以立國惟有仰懇 天恩交部核議在  
守令自當爲國家受過在議臣自當執法不移而在

皇上自當施格外之仁以存正氣而培國脉於  
一時權宜之中仍爲百世不拔之計伏乞

聖鑒

摘抄丁雨生中丞密摺

禦今日之外侮而仍欲以昔日之兵器者何以異此沿海之機局廠市經開辦旋請停止者屢矣異議者豈真欲敵國之日強中國之日弱哉不過古人所載以矛刺盾之議橫亘胸中而且目未覩鐵船炸礮之利身未受鐵船炸礮之害故鯁鯁慮夷之變夏欲挺然以一身當其衝擬此後凡有指陳練兵簡器造船之失者卽令親往沿海各廠各船考究閱歷外國之兵與器果否勝於中土之兵與器卽將來購船製器

當必有疑爲耗費過大者亦可令指陳之員親往查核果其有弊自可愈加釐剔若其無弊疑者當可釋然其購物價錢以及一切雜用尤必每月刊布月報以昭核實古今來無論大如邱山細如毫毛之事內愈秘則外愈疑又何必不洞開城府使局中局外皆可共見共聞天津一案臣屢請和不可恃防必須固萬一決裂或由上海或由胥江以持其後又自請嚴議爲津郡官民少贖愆咎奏牘具在可援案也而論者痛詆在津辦事諸臣陷害循吏貽誤大局若使當

時局外得見臣與曾國藩等密陳各疏或亦可稍釋  
譏謗此曾國藩之所以歎息痛恨長逝而不瞑目者  
也故臣謂欲局中局外一力一心爲持久之計則莫  
如將所辦各事使之日擊心曉了然於中如慮洩漏  
密情亦可稍令異議各員親到局中詳閱原委妥籌  
熟計然後辦事者有立足之地而定見可堅持矣且  
今日之人才不患持議之異同而患委靡之日甚宋  
臣蘇軾所謂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事安得有殉  
義死節之臣若局外而能堅持異議雖未必言能中

肯然其氣自可用也倘令閱歷邊事由粗而精由生而熟此時多一骨鯁之直士卽他日多一幹濟之邊才豈不大有裨益然則今日而令人人之能自強則當先示以的而不可徒用虛言欲事事之能持久則當相見以誠而不可稍分門戶庶不至功敗垂成半途輒止矣

跋

林文忠公一代偉人獨犯天下之大難惜當時無相  
與宏濟於艱之人以致功敗垂成未竟其志 文正  
公之調停津事孤詣苦心初尙不理人口而 文端  
昭雪之於前津民感戴之於後析津祠聯謂蓋臣心  
事到今知良有以也夫事前而談節義則人人皆忠  
臣事後而論是非則人人皆智士余深疾夫昧局中  
之艱苦妄以虛憍無據之詞爲局外之訾議也二公  
之經緯功業非後生小子所克望其萬一其在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斯編之  
成比物此志也已